

回憶自今

四
憶
自
心
念
明

鸣谢

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省书学会

四川省草书研究会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回忆息翁

主 编 吕春焘 李惠仁

编 辑 唐昌虎

版 式 向运成 徐 丽

印 制 福宝印社 028-84327896 86965233

网 址 <http://www.168art.com>

地 址 成都市玉双路 1 号

开 本 889×1194mm 1/16

字 数 80 千字

印 张 12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四
憶
自
心
念
明



出生於1911年3月，卒於1994年6月，享年84歲。無黨派人士。

1925年——1927年 在徐子休創辦的大成中學讀書。

1927年——1930年 畢業於四川國學專門學校（即後名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并在此時段

執贄於尊經書院傳人著名學者徐子休先生和宋育仁先生門下研習詞、賦，實爲二老夫子關門入室弟子。

1931年 在涪陵縣縣長謝汝霖處當家庭教師。

1932年 在學長彭雲生所辦敬業學院及其中學部教書。教經學通論及高中國文課。

1933年——1934年 任四川省高等法院刑庭推事。

1935年——1937年 在南京宗兄呂超（國民黨上將，時任國府軍事參軍長職）處當秘書，任參軍處一級薦任官。

1937年——1938年 在安徽鳳陽縣中學和省立中學任教（并任校長職），因抗戰後逃難返川。1938年下半年返川後到省立資中學代理校長職一學期。

1939年——1940年 開辦四川省圖書館籌備處並任秘書（籌備處主任岳良木、曹祖彬任館長），做審查、編寫古書編目，版本和圖書館人員培訓任教務工作。

1941年——1942年 任四川省農業改進文書股股長，後改任四川省外銷物質委員會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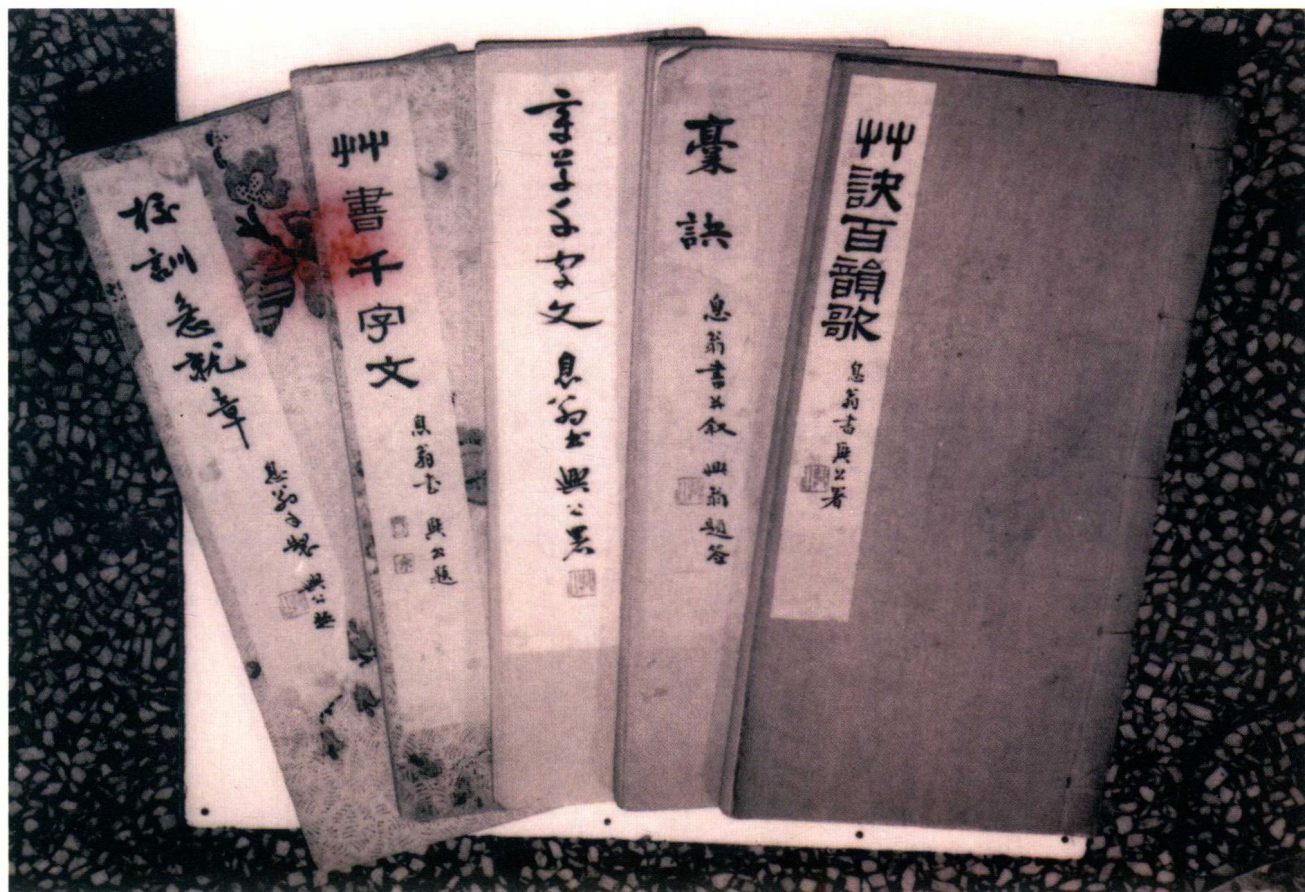
1943年——1946年 任成都市政府秘書長四年（時餘中英任市長）。

1947年——1949年 任梁山州稅捐稽徵處處長。

1950年——1955年 經師友學長李劫人先生推薦（文學家、翻譯家、時任成都市副市長）轉入市

統戰部到草堂寺杜甫紀念館工作系協助性質，負責收購、鑒定古文物，并參加編寫草堂文獻匯編（杜甫書目主編）。

1956年——1994年 由市統戰部調到四川省文史研究館任館員，參加編寫成都城訪考，四川經濟資源匯編等工作。



大易

呂洪年

大易原不易，時更道豈亡。

群兒工指鹿，衆甫已迷陽。

昏墊嗟胥溺，澗阿祇獨傷。

回旋有真宰，隱几何用藏。

呂洪年《草書法式五種》序

何靖

呂公洪年，久聞其名，竟緣慳一面。向知公擅書法，而其翰墨，罕曾寓目。今夏其哲嗣春燾君造余舍，以公《草書法式五種》影印本示余，且曰：「先君中年以後，致力於草，晚歲殫精竭慮而成此，願得數語以弁卷首，幸甚。」余念公於丙申歲入史館，先余入館四十有六年，誼屬前輩，其翰墨向往已久，一朝獲觀，忻快何似！亟為披閱，則清光盈卷，珠璣照眼，因記所感，以志墨緣云。

其《草書法式五種》者，乃《章草千字文》、《急就章》、《稿訣》、《臨懷素千文》、《草訣百韻歌》是也。

公自謂：「能習前二種則章草足用矣，後三種則今草之典範具焉。譬之造屋，必先有式，飛檐建瓴，先存諸心，草書使轉，何獨不然？故名曰法式。」夫草之道千變萬化，至於夏雲奇峰，崩雲墜石，飄風忽舉，鸞鳥乍飛，尚未足以盡其能事。然苟欲探其奧蹟，必先窺其門徑。呂公此草書法式，示人以門戲者也。當十年浩劫之時，書法式微已極，草書尤罕有問津者。而公知草法終不可廢，乃遍搜劫餘從殘，成此法式五種，將以開示後學，重振草聖。其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而公伏處陋室，荅焉喪我，鑄堅仰高，忘其疲勞，其志趣亦良苦矣。

觀其章草兩種，自謂《章草千字文》乃「刺取」趙孟頫《六體千字文》中之章草一體而成之。其《章草千字文叙》且謂：「趙氏抗心希古，成此千文，已非易易，然其用筆使轉，多失古意，故余今之所擬，是由其結構使轉，而不是由其筆法。」故公之章草千文雖用趙體，實出於自運，雖精熟不逮，而淳厚差勝。其《叙》辨鍾繇《千字文》之偽，誠為確論，然《閣帖》卷一載漢章帝《千字文》殘篇，顯為偽托，而無一語道及，豈偶忘之耶？

其《校訓章草急就章叙》論及章草之起源。張懷瓘《書斷》引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則謂章草創自史游。王愔之說，學者多從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所謂章草者，正因游作是書，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所謂章草者，正因游作是書，以所變草法書之』，而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定·挺好的序》『粵維黃門令史游，創為《急就章》草法』，是也。然則章草果為史游所創乎？《流沙墜簡》及《漢晉西陲木簡乙編》載漢《急就章》殘簡數件，皆為隸書而非章草。由此知史游《急就章》之書體非章草。而呂公之《叙》亦謂「章草之名，則自史游作《急就章》始」，蓋從舊說。近世漢簡出土漸多，其古隸簡捷書之，即演為章草。史游《急就章》初

爲隸書，而魏晉書家書《急就章》多喜用章草，然僅吳國皇象之章草書《急就章》流傳至今，近人罕睹漢代簡牘，故多誤以史游之《急就章》即章草矣。爲學之道，在明真相，不必爲賢者諱，故申論如此。又，呂公書《急就章》所據僅趙子昂、宋仲溫兩家墨跡本及王懿榮天壤閣刻《急就章》，乃就此三種對勘文字之異同，亦時有是正，每見創獲。然章草《急就章》之祖本爲皇象所書《急就章》，即松江本《急就章》是也，呂公雖知其書而不能覓得，則所校文字，難臻盡善可知。寒士治學，每困搢搢，左右支絀，亦可哀已。今人高二適之《新定急就章及考訂》，搜求松江本《急就章》、《急就篇》顏王注本、羅振玉、王國維之《急就考異》等數十種，相互參校，則其文字精審可知。雖然，呂公之此《校訓急就章》校訂趙、宋本魯魚之失，且於字意有所訓釋，於初涉章草者，不無導引之助矣。

所書今草三種，《稿訣》一冊，乃臨摹原民國王世鏜。王氏《稿訣》乃集《急就章》、賀知章《孝經》、《月儀》、《出師頌》、《書譜》等二十種而成，章今兼收，呂公臨之，多以章草法行之。其臨作固不在形神之似，而在其詮說草法能入微測妙。若其辨偏旁足、言之別，車、糸之異，月、邑之分，走旁章、今之不同，於臨池家常忽易者，皆一一闡釋，類此者凡數十例，依其法作草，必能出規入矩，不墮訛謬。至其臨《懷素千字文》及《草訣百韻歌》，

亦一如《稿訣》，於草法多所辨正，皆務使臨池者守正不失，下筆有由。其有功草法，蓋匪淺鮮矣。

呂公一生，幾經沉浮，頻罹憂患，平生涵詠詩文，研精草法，蓋匪淺鮮矣。矢志不渝，竟終老硯田，沒世無聞。復以文章憎命，所著多散佚，此《草書法式五種》乃其碩果僅存者，其生前亦未能梓行。哲嗣春濤君，以仁術濟世，存活無算，且能旁涉文史，克紹箕裘。今當乃翁百歲冥誕，思慕轉切，擬出此書，以遂乃翁初志，非僅以慰泉下，亦期開悟來者。余感其孝思至誠，故樂爲之序云。

2010-9-1

呂洪年（1911—1994），字穰之，號息翁，別署常精進齋主。祖籍四川仁壽縣。曾任民國成都市政府秘書長、國民政府參軍處薦任官、四川省高等法院首席書記官，涼山州稅捐處處長、安徽省鳳陽縣中及四川省資中縣中校長、四川省圖書館與成都市自來水公司等機構創辦者之一。1956年爲四川省文史館館員。

融通章今 卓然特立

——呂洪年書法試論

曹建

孫過庭《書譜》有言：「古不乖時，今不同弊。」這句看似簡單的話，真正踐行起來却有着相當的難度。呂洪年先生以其章草書風踐行着這樣一條書家成功之路。呂洪年先生書法，有其獨特的書法淵源、書風選擇，其書法風格融合章草與今草，不以「章」廢「今」，與二十世紀章草書家既有相似追求，又有着不同取法。就其書風而言，大致以章草為本，以今草為賓，輔之以學問，強之以骨氣，貫之以大道，堪稱一代大家。

一、書風淵源

書法家的風格來源，往往與其思想觀念、個性氣質以及環境、時代密切相關。就呂洪年先生的書法風格形成來說，不隨流俗的個性、求真務實的學風、休閒寬容的環境與求變圖存的時代風氣無疑都是較為突出的因素。

首先，就其個性而言，其耿介的個性在成都文人圈中有着相當的名氣。其不隨流俗、不與世相俯仰的為人處世使其在相當程度上有着自己較為強烈的個性，而這種個性又促成他孤高的品格，進而促成他在書風上注定了其不盲從、不跟風、拒流行。正如先生《草書法式五種叙》所言：「余鯁生小儒耳，乍驚世變，托足無門，其胸中不可磨滅之氣，一寓

於書。」『卅年來，摒棄篆隸分真，專致力於草，涉之既久，而後知草書之嶽峙淵渟，高逸超妙，神行氣駛，點畫生姿，非使氣發瘋所可跂也。』

其書風選擇以章草為主，糅以今草，在書法上以倡明草法，復興草書為己任，也有着與世人不同的書學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不擇熟徑擇生徑』的觀念本身與其思維、性格也不無關係。

這種選擇，源於呂洪年先生的個性、思維，又與成都之環境密切相關。成都向來以其休閒的生活方式而聞名於世，在這種閑適的生活格調中，保有個體生活的自足、鮮活的個性，幾乎成為成都人生活的一種主要方式。或許正是這樣的生生活方式，使成都人在生活方式、藝術風格選擇上與潮流總保持一些距離，而這種距離又正好反過來成就了一些挺然風氣之外的大師。趙熙如此，謝無量如此，呂洪年先生亦是如此。

呂洪年自署四川仁壽人，1911年生在成都。1984年後後的1996年在成都以四川文史館館員的身份去世。與曾在文史館領薪的一大批人一樣，呂洪年先生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學術的氛圍之中，周遭交際的也是一批文人學者。他的耿介絕俗在成都文人圈內頗有名氣。少年時進入受湘人王闓運影響較大

的四川國學院，使他的學術起步就有相當的高度，而後來師從晚清舉人徐炯和進士宋育仁又使他得以辭賦見長，蜀中碩儒楊滄白、謝無量等人的指授更是他後來成就的助緣。他青少年時期的同學中，蒙文通為鼎鼎大名的學者，周菊吾為著名學者、篆刻家。馮建吳曾為其刻『息翁呂氏』、『仁壽呂氏』等印，周菊吾為其刻『呂洪年印』。與這樣一批學者、藝術家的先後交往無疑會影響到他的學業與書法。如果以二十世紀上半葉成都文化圈的影響而論，呂洪年應該為西蜀文化圈中的典型之一。就入世的事功論，其參與創立四川省圖書館、成都市自來水公司，已經是填補空白的成就了，而於經學、詩詞、文物等的研究賞鑒更是他不應該被人忘記的重要理由，書法則是其應該隨時間推移而漸顯的藝術門類。

就時代而言，晚清以降，在康有為倡導碑學革命的大潮中，許多書家都望風而影從。能够挺然碑派之外的書家從晚清以來並不太夥。不過，比康有為年長而與其時相過從的沈曾植能獨領章草之風，在實踐上與康有為拉開了距離。沈曾植在政治上可以說是康有為的早期導師，《廣藝舟雙楫》就是在沈曾植的建議下完成的。回首來看，康有為尊碑不排斥章草的主張與沈曾植不無關係。如果從沈曾植倡導章草之初的想法而言，他並非是想調和康有為與王羲之，其本意似乎是在糾正康有為之偏失。就此而言，選擇章草在晚清以降有着其時代審美的必然烙印。或許正因這種關係，章草之風得

以與碑派並生，而獨立於二十世紀書壇，堪稱一道亮麗的風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沈曾植、王世鏜、鄭誦先、王遽常等書家為有名，而四川呂洪年先生也正因為在後碑派時代選擇了章草而卓然立家。

二、書法風格

雖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于右任提倡的標準草書運動也是要普及草書，但是其方法更偏重使書寫速度加快而以重新認定的《標準草書》字形為學習對象。在這一點上，呂洪年先生主張草書創作不應該與行草相混淆，其字形當合乎草法，使轉應縱橫無礙，神行氣駛，渾融無跡。他選擇章草中的《章草千字文》、《急就章》以及今草《稿訣》、《懷素千字文》、《草訣百韻歌》字形加以整理，書寫成《草書法式五種》『以為後生軌範』。其1971年所作《寫定〈草訣百韻歌〉》為證：

《草訣百韻歌》，舊偽題王右軍撰，或書宋米芾撰。

歌曰：『習觀二王跡』，其非羲獻所作，明矣。元章詞翰秀發，何事為此拙劣之文？然明人範文明作《草書辨疑》，多引此訣以辨草法，則其來舊矣。楊升庵《丹鉛錄》云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托名於羲之，信然，信然。歌括之作，肇於朔方，本不可以言文，而作者思滯比擬，牽強成句，遂於草法轉有所失，近人王魯生作《稿訣》以糾之，良是。然歌中時存古字古義，蓋有所承授，固非率爾之作也。……於是

稽法帖、審異文，發憤寫定，更其誤謬，間有所明，別下批注，庶幾使轉有則，下筆有由，以爲後生軌範云爾。

範文明，字晦叔，明萬曆年間人，善詩賦、攻六書。其《草書辨疑》就當時見到的古人草書法帖與世傳《草訣百韵歌》相對照，辨疑二處。可以肯定的是，呂洪年先生對範氏此書有過仔細研讀。而對於楊升庵《丹鉛錄》的引用更進一步說明其研習深度。至於王魯生《稿訣》則是近人著作。短短三來字，句句有出處，字字費推敲，既肯定前人之得又發現其不足，將自己寫定《草訣百韵歌》的緣由交代得清清楚楚。

關於章草之名，他認爲，以章草爲「章帝所書，或爲施諸章奏，皆臆說也。」他以新出土長沙戰國墓與湖北楚墓出土毛筆進而推論史游前已有草書，證明「草書之名，肇於戰國屈原，屬草稿，未定其草書之權輿乎？」這種觀點，雖然不能確指，但是其將草書形成時間往前追溯却有着合理性。這在二十世紀出土的許多簡牘書法中可以得到確證。

關於草書技法，他有許多精辟的見解。他解說「銀鈎蠶尾」，認爲「行筆瘦勁是爲銀鈎，一捺重按便成蠶尾」，一語道破玄機。對於草書的抒情性，他認爲草書不是「發瘋使氣」，批評明代草書「使轉脫略，省之又省，聯文則識，獨標莫辨」。

對於取法對象的精深研究，是呂洪年先生書風形成的源泉。

融通章今，蔚爲新聲，是呂洪年先生章草風格區別於二十世紀其他章草書家的地方。

呂洪年認爲草書創作應該融合章草與今草：「兩者融通，則雍容大雅，神恬筆暢，繼唐賢之軌則，摘二王之精英，庶幾別有風格，蔚爲新聲。」在他的草書作品中，處處可見這種融合的跡象。他并不因「章」廢「今」，相反，他主張用今草補益章草，以救時弊。他認爲：「若夫崇章遺今，則專謹而少生韵；崇今無章，殆難高雅。兩者融通，則雍容大雅，神恬筆暢，繼唐賢之軌則，摘二王之精英，庶幾別有風格，蔚爲新聲。」其《校訓章草急就章叙》云：「嗚呼，章草行將絕矣！今學草而不及章，不亦數典而忘其祖乎？」

或許正因爲其對於章草與今草融合的努力，他的章草面目顯示出特立獨行的風格範式。正如蔡顯良兄所言：「洪年先生的章草書作品當中，最耐看、最讓人激動的部分，恰恰是他的那些使轉如意、縈帶輕鬆，在章草中加入今草流動筆意的那一部分作品。也許是由於兼習今草之故，洪年先生的多數章草書作品均屬以章草爲主體，兼有今草流動筆意的這

類作品。』「他的這一類作品非常地駕輕就熟，圓融無礙地打通了章今二草，牽絲連帶處用筆暢快順心，頓折側鋒處也堅實果決，既有痛快淋漓的今草勢態，又不失章草的規矩法度。這些作品既是他的得心應手之作，亦應是他最成熟的書法藝術作品。』

從書法史意義上來說，這種觀念直探草書本源，有着相當強的洞察力，也有着數十年的超前意識。在二十世紀，當碑派書法使許多人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以帖救碑、以考古材料救碑、突出形式感等等手段成為許多圖變求新之士的創變之路，而以振興草書來引領潮流却頗為難能。于右任、毛澤東在草書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呂洪年先生也在這一點上與于右任、毛澤東等人的書法主張遙相呼應。

反思二十世紀書風，這種以草書的復興為創變的主張，確有其高瞻遠見。當歷史發展到二十世紀末以來，隨着大量精美印刷品的問世，諸多書法真跡得以『飛入尋常百姓家』。人們在學習書法的時候，常常面臨仿真的行草與模糊的楷書範本同置書桌的情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人逐漸意識到帖學之不可廢與草書復興的必然，『棄碑從帖』或『學自帖始』成為風氣。這種風氣的興起，在觀念承傳上來看，與呂洪年先生這樣的老一輩書家的倡導不無密切的聯繫。

三、書法之影響

從書法觀念來說，呂洪年先生為二十世紀章草書家的主要代表。這種求新圖變的觀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着世紀之風。從其影響而言，其學生、子侄輩多有受其沾溉者。可以預見，隨着本套叢書的問世及其傳播，呂洪年先生的影響一定不祇局限於巴蜀一隅，而應在當代帖學尤其草書復興之路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進而會有更大的影響。

與于右任的碑帖融合不同，也與王遽常從碑學出發的草書創作有別，呂洪年先生是二十世紀從章、今融合角度域努力恢復帖學傳統並成功踐行的第一人。

綜觀當代書壇，名家滿天飛，名實相符者却往往罕見。向來信耳不信目的人常常懾於名家名氣而不願相信自己的眼睛、腦子，而書法歷史中也還殷鑒不遠：許多生前名氣響亮的人百年之後往往頗為寂寞。或許，名氣是有一個總量的，生前使用完了，身後就沒了。相反的例子是，許多生前名聲并不太響亮的人，身後却聲名鵲起。當然，有的或許要在很多年以後纔會被人意識到。王羲之被確立書聖地位就已經是在其去世三百年後的事情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重新認識呂洪年先生的書法，給他一個歷史的定位，或許是時候了。

風流獨步說息翁

魏學峰

在二十世紀的四川書壇有一位怪傑，他精於章草却又不入『書壇』，他博通經史、詩文却又不以此經營名利，他秉持儒家仁善之心却又對青年學子時時棒喝……這位狂者就是蜀中名宿呂洪年先生。呂洪年，字穰之，號息翁，號署常精進齋主。其書飄揚灑落，一改傳統章草的質樸、凝重，拓展出典雅雄放的新面貌。同時他又是書學家，先後將古人的《草訣百韻歌》、《章草千字文》、《稿訣》等五書進行整理，並搜集各種版本及出土古簡殘碑，排比審核，矯正誤源，『稽法帖，審異文，發憤寫定，更其誤謬，間有所明，另下批注，庶幾使轉有則，下筆有由，以爲後生軌範云耳』。（《寫定〈草書百韻歌〉引》）息翁耿介拔俗、清剛高潔，但由於種種原因，爲時風難容。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位奇人時，就不難發現他與並世的另一位草書大家高二適有着驚人的相似。

一、他們有相似的經歷和學術背景，兩人都是終生浸注於傳統文化中，師從名流並入國學門。二適先生早年受知於

戈以振、韓紫石先生，中年師章士釗，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對唐之杜、韓、劉、柳及宋之江西詩派深有研究。息翁師王湘琦、宋育仁研習經史詩詞，並與楊滄白、謝無量、蒙文通、李劫人、劉孟伉等名流定交。於諸子百家及少陵詩涉獵甚深，兩人都曾從事教育工作而後爲文官。二適先生曾執教於大學，後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息翁曾任安徽鳳陽中學和四川資中縣中學校長，後又任成都市政府秘書長。新中國成立後，兩人被分別安置在江蘇省文史研究館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都是詩人兼書家。

二、兩人都都是草書大家，書風皆『亦章亦今亦狂』，朝夕臨池，至老彌篤，兩翁都擔心章法墜失，五十歲左右開始細研草法。二適先生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證》，息翁則整理章草草法五種。他們將章草的嚴謹、今草的清雅、狂草的奔放熔爲一爐，卓然成家，詩文陶冶了他們的書法，書法磨礪了他們的精神。

三、兩人都爲相似的是生性狂直、磊落真率。二適先

生自謂『平生草聖』，林散之先生在《春日寄二適》一詩中也說：『平生青白眼，未敢讓阮籍』，息翁在蜀中藝林人稱『呂狂』，他敢與陳子莊等人爭論詩文直至『對罵』，對於野怪書風者，怒斥之後，還要出杖擊之。同時他們之間也有不同，二適先生慣用狼毫，結字緊密，筆所未到氣已吐。息翁喜用羊毫，結字舒展，如雲烟繚繞變幻莫測。對於古代大家，息翁都十分敬重，如提懷素每稱『素師』，而二適先生則『懷素自叙何足道，千年書人不識草』，從某種意義上講，二適先生較息翁更狂，但兩翁都狂得真實、狂得自然、狂得有品位。1965年一場『蘭亭辨』讓二適先生名震海內，而息翁則沉寂於西蜀。

息翁雖息，但歲月并不能掩埋這位草書大家的風采。他早年博採衆家，後精研章草，『卅年來，摒棄篆、隸、分、真，專致於草，涉之既久，而後知草書之嶽峙淵渟，高逸超妙，神行氣駛，點畫生姿，非使氣發風所歧也』（《草書法式五種叙》）。章草作為隸書之捷，今草之源，是從秦代草隸演化出來的，所謂『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模』，歷代狀況章草者有皇象、索靖、趙之昂、鄭文原、宋克、祝允明、沈曾植、王世鏜、鄭誦先、王蘧常諸家，息翁在研究章草的同時，吸收了漢代張芝、明代張弼、張駿以及祝允明的書風，

將章草與今草巧妙地結合，他認為：『若夫崇章遺今，則專謹而少生韻；崇今無章，殆難高雅。兩者融通，則雍容大雅，神恬筆暢，繼唐賢之軌則，摘二王之精英，庶幾別具風格，蔚然新聲』。（《草書法式五種叙》）。

在用筆上，息翁之書流暢而穩健，綫條盤旋跳蕩，任情恣性，隨勢而生，他強調以使轉為形質，揮灑無礙，輕靈處游絲空盈，灑脫不羈，濃重處盤結奇屈，渾穆超凡，如索靖《草書狀》所言『體磊落以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在章法上，息翁之書氣勢奔放、勁峭，行氣縱橫開闔，格調雄奇，變化多端。平實中出險峻，凝重中顯生動，顯出性靈的自由和內心的激奮與不安。透過野逸、自然、奇變，我們仿佛看到舉止軒昂、情性激烈的士人家風，看到以詩情入草的真淳，百年書壇，不可無息翁。

文采蔚發 翰墨風流

——呂息翁遺墨贅語

邓代昆

呂洪年，字穰之，號息翁。耿介拔俗，卓爾特行，世之奇逸士也。平生以治經名，以文章名，以詩賦名，以翰墨名。翁負五車八斗之身，器識淵深，高標激詭，罕順人情，凡庸淺近輩以鷙鳥難近目之。

息翁於學問藝事，出文林碩宿徐子休、宋雲子門下，實爲根深而源亦遠矣。一時俊彥若蒙文通、曾宇康、周菊吾、伍瘦梅皆爲同門。平生或又與楊滄白、謝無量、李劫人、彭雲生、陳子莊、余中英輩友善，相與陶醉砥礪，游矚山水，吟嘯酬唱乎松風竹影酒壚茗苑之間，彼輩皆文藝林中之所謂賢豪人也。中間又與謝無量最相知，謝氏年長，誼在師友之間。翁早年或示詩於謝及楊滄白氏，楊、謝二人，世之詩傑也，觀之嗟嘆，以爲大異於尋常者。又，往者翁與謝初遇海上，方止二十六歲，英姿勃勃，才氣橫出，謝以『文采蔚發』喻之，摘古句成聯爲贈。聯云：『親見相如成賦日；恰是陸機入洛年。』愛重之意則早已見乎字句間矣。

翁善書，卓然大家氣象，而聲名淹沒未揚者，因由種種也。翁早年書，廣採博取，無所不涉，出入於秦漢而下各名碑名帖間，所得富焉。值乎盛年，蓋慨於近世以來『草法不講矣』之故，毅然『摒棄三十年來篆、隸、分、真』，專事草書，又奉章草爲最勤。入皇家之密室，窺張芝之堂奧，挽瀾之志，歷然可睹。每有所作，思與神合，古穆超妙。翁既

於草書獲大心得，復嘆息於清代而下世無真草書現狀，遂用平生習草所積，發憤立著，寫成『草書法式』五種，援手後生，遺澤墨林，功莫大焉。

憶余青年時，嘗持書作謁拜乞教於翁，翁呵斥之後以爲可教，遂曰：『學書貴於學，取之要多，不可以孤單，用之要精，不可以無雜。面對古碑帖，如對古賢人語，認真聽去，細細體會，便會有日漸之功。而學古之要，首在遵其規矩繩墨，繼須盡其曲折變化。又書法要有古意，書無古意便俗，俗態一生，雖工無益，精鏤點畫，反見刻削，嫵娜百般，愈增庸媚。』余曰：『古意何得？』曰：『古意之得無他，在讀書，讀書一多，真氣上昇，俗氣下降，氣質自變，供軒冕於胸中，匯萬象於腕下，心能與古賢相通時，古意自得矣。汝既喜書，遵之而行，或將有得焉。』

人生百年，不過南柯一寄，生死窮達，不過出夢入夢之境也。今翁去日已遠，聆翁之誨，已三十餘年間事也，憶來晰然如昨。今歲逢翁百齡之紀，其愛子春燾，整理父遺墨有日月也，工程告竣，并舉付梓，余聞而感慨無已，記數語以爲追思。

公元二零一十年於成都博物院書畫院